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八

詳校官內閣中書臣李采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唐燦

欽定四庫全書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八

明 周復俊 編

記已

至真觀記

隋 辛惠源

蓋聞聖人抱一得一所以為貞君子謀道履道所以稱吉故緇雲訪襄城之任尚曰俱迷則天睹姑射之阿猶云獨步嗟乘日於善卷眇思恭捐歎舍車於柏成顧慙長往方知太極之理元始之宗法于自然是焉名大雖

四海之富不足以易其生也百官之榮不足以移其志也又有肆樂池之適警龍驤而載驅暢伊川之遊翻鶴駕而曾舉安期遠遯久淹巡海之勤淮南上征退深遺跡之慕斯亦念惠不怠自誠而明臨渤海而陋河宮登泰山而小天下者已粵若稽古猗歟我皇匿犀戴勝握戈懷斗方堯即同八采類禹不減三寸勲彰歷試恩著登庸潛初飛五侯時而作顧盼而銷黑祲揖讓而處青蒲求衣於未明推食於已旰研幾鄙城旦之書通奏開

反支之日以萬邦之罪為罪故法約而刑清以百姓之
心為心故兵動而民驚春路秋方果馬天馬之客榆關
銅柱皮服卉服之賓莫不重譯來庭同軌入貢鴈行魚
貫輻輳馳道匡飾之功隆平之化諒足以頡頏軒頊孕
毓高光遐邇鬱搖長為稱首既而委裘多暇垂拱巖廊
宴處超然澄懷塵累披九光之寶蘊受三洞之真文追
蹤繼東戶之辰託夢等華胥之夕固以龍漢協期開皇
闡其嘉運豈止明神分福勾芒錫其永年而已又乃元

良體正維獻居宗光炳重離義高七鬯敬愛基乎百行
溫清備乎三善苑鳳條而振藻降虎闥而肄業舍超起
誦跨躡莊不嶽峙淵凝實寧監撫繁椒之實棠棣之華
陵陸睟鴻漸之儀藩屏諧麟趾之詠葭莩峻茂表裏褻
福允文允武唐哉皇哉昔揚子雲有言曰或千年一聖
或三聖一時沓矩循規亶其然矣蜀王秀者皇帝之第
四子也稟太華之靈資恒昴之耀挺金氣之英賁玉田
之榮天縱其哲日就其美純嘏內融溫朗外照顏生殆

庶香名肇於佩韞應侯順德嘉譽興於翦桐故能連衡
言冉駢驪邢晉才膺俾乂事諧俞往開皇初便封蜀王
尋除上柱國總管益州道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靈闕設險望重坤維和夷致功實稱天府選徒雲夢帶
牛佩犢者風趨衽服散臺擊轂成帷者霧合塗盈巷飲
江滿棹歌水陸攸歸華戎是萃梁世崇文尚侈其失也
淫周氏殉武任質其弊也魯暨乎今上帝惠載甄王猷
載宣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纔留渾衡若被膏雨况復曹

參出相重師黃老之術申公誨道更惇周孔之訓正之以幅彪之以文市獄靜而弗擾詞義粲而彌蔚苞姬旦之多藝兼季路之能官二難措而無疑兩條舉而罔滯為其都鄙而經之闢其閭里而居之取其田疇以伍之修其庠序而教之四民肅然靡雜九達坦焉如砥穰穰我庾邵父匹而知慙青青子衿文翁比而自媿於是綺襦擊壤連覺諠五袴之謡黃髮觀風同辭訢一變之善家給人足康季孔殷革弊遷訛泰餘且洽夫聖主之訓

紀綱皆在法施乎民明堂辟廡備昭令典矧伊長樂之
舍紫書映空青之林扶搖之丘翠蓋蔭琅溪之水懸珠
若黍天人之衆畢臻浮龜似蓮神仙之侍俱集翫遊而
周六合一誦而懽萬齡其於攘大灾捍大患考諸咸秩
尤宜進禮故以開皇二年正月下詔令於益州建至真
觀一所云練日維庚瞻星在午王乃沉首怡然盱衡言
曰大君有命渙汗斯弘佇雲衿於玉庭想鳳笙於金闕
增左宮之冥冥極幽夜之重昏同濟氓導俗何莫由此

雖東海僊童頽鱗未覲而西州智士白駒可維宜務梓
匠之勤妙盡求賢之選爾其前臨逸陌却負長瀛蕙樓
接登景之房瓊臺帶蕩真之室荷珠的皪花落車渠之
沼竹色便娟葉埽瑠璃之地祥禽雜囀瑞草羅生神智
之所安也邁軸之所般也法師京兆杜誚等並組織廉
信礪練嗜慾特招之異士獨行之奇才不敢馮河窺驪
龍之頷惟希負笈奉駁麟之駕吞星嚙月拳拳服膺謁
帝愉皇孜孜拜首以為顯仁藏用天地忘亭育之功而

蒼壁黃琮必陳敬恭之禮移風易俗聖賢遺芻狗之恩
而拊石鳴球終致歡欣之樂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共採他山式旂上善贊大道之根柢美盛德之形容
貽世作範乃為銘曰

邈矣乾元悠哉樸散宇宙祐坦玄黃剖判氣合而亨
物生而難運有因革時移昏旦紀龍名鳥行夏乘殷
各炳其瑞逋襲其芬三代爰降九土斯分垂袞引道
全德罕聞惟聖作則惟皇建國混成庶類默融群慝

比景之南戴斗之北舟車所屆何思不克英王分陝
齊禮化民寬猛互設日輝月新下偃如草上煦如春
行有餘力智即歸真肅肅靈觀初吉人長懷綠輦
眇覲瓊輪華陰霧曉台嶺霞晨或採芝鏡乍試丹銀
東隣錦市竹龍飛轡西矚青城琳堂凝翠勿曰無象
莫云無味居後必先處卑而貴謂仁遠乎義存克已
謂室邇乎應在千里我祈錫胤神胥鑑止藩儀享祿
鼎祚延紀子房告退志弗矜功曼倩朝隱史不紀終

情深師古思結臨風永言遊行方寄瀛蓬大隋開皇
十二年六月日記

再修大慈寺普賢菩薩記

唐韋臯

真如常寂色相假名法本從緣誠感必應大慈寺普賢像蓋
大煦和尚傳教沙門體源之所建也儀合天表制侔神工蓮
開慈顏月滿毫相昔普賢以弘誓願於南贍部州贊釋迦文
拔羣生苦而塵俗昏智莫覩真相雖同諸法究竟寂靜而隨
所應為現其身即色即空皆菩薩行自昔鎔範於寺之東像

成功巨莫能締構危棟洩雨頽墉生榛狐狸梟鷺號嘯昏晝
於戲明可以照幽晦教可以達羣迷何廢興之變陰陽於
冥數昔大歷初有高行僧不知何許人曰斯像後十年而
復興我皇帝神聖纂圖詔四方藍宇修舊起廢斯其明效
也臯因降誕慶辰肅羣寮戒武旅上崇景福齋於斯寺觀
象玉雄傑天眼慈矚禮足諦視恍如有神而廢故湫漏殆
無人跡將何以招誘沉淪發揮誠敬遂南遷百餘步度宏
規開正殿奉詔旨諭羣心千夫唱萬夫和奮翬扇咎穹崇

橫紉運巨力拔始雷殷而地轉鄰雲旋以山迴面西方而聖
教攸歸鎮坤維而蠢類知向于是平坎窗翦蒙籠橫空准繩
審曲面勢連廊竄以雲屬三橋揭其虹指廓廣庭之漫漫增
重門之巖巖是知至道默存於濁劫元功必啟於康時不然何
神像巍巍冠諸有相久而弛廢將有待而興乎觀其左
壓華陽之勝中據雄都之盛岷江灌其前趾玉壘秀其
西偏足以彰會昌之福地弘一方之善誘安得不大其
棟宇規正神居哉夫像設陵夷去聖彌遠定教者必滯

於物遺物者亦住於空將求乎中弘我至教乃擇釋子
達真原之所歸者于以居之臯授命方鎮十有七年求
所以贊皇猷裨大化嘗以萬人之心不俟懲誠靡然歸
善者釋氏之教弘矣况冥祐昭報大彰于時崇而守之
亦同歸於理也是用上承聖意虔奉天心存像存教以
勸其善貞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記

寶園寺傳授毗尼新疏記

前人

真源本於靜習靜者式乎煩情偽生於動制動者存乎

簡昔我大聖如來慈救像肅全儀以軌衆持細行以護
譏俾外緣不競內蔭皆空壽我法命留乎濁劫者非毗
尼之藏歟是以大士優波離傳教引範攝身端矩白月
恒滿意珠常淨自是龍象繼世光乎梵倫雖佛日久沉
而昏衢不昧其後三百年中五部分流各從師說猶江
河競注終合於滄溟耳目殊用同歸乎一體及乎像法
淪正餘波東流始以華文傳譯梵字其顯微探奧合異
歸同使玄關洞開幽鍵莫閉安得不搜羅二藏派引羣

流繁簡之旨與時而用宜矣自餘光淪化六欲素緒達
摩已失於詞費惠遠未適於深微而太原素公獨得真
奧旁求證據辯惑稽疑如立四分宗記猶懼玄源未暢
妙理或遺引而伸之作開四分宗拾遺抄軸盈廿言成
百萬足使迷雲開而聖旨明邪網壞而羣心定然而學
者尚以神分於廣明目倦於勤求道將得而心疲理未
究而意殆廣文所以存義文繁而義亡簡言可以趣寂
言約而真契大歷中故相國元公以大臣稟教授囑弘

持慮水雜甘露味亡純正爰命薦福寺大德如淨以為
素公之疏傳矣五師之旨明矣意已得而象可忘魚其
獲而筌奚設將刪彼證諭獨留精真使理契惟一行歸
無二法筵清衆匪勞而著功其文彌冥其道彌廣不亦
善歟大德乃歸心契冥精啟聖意故繁而必削簡不遺
真可以趣玄蹤足以端覺行元公由是上聞俾施行乎
天下坤隅三府各置律壇斯藍也炳異徵奇著于前昔
復建壇宇俟茲弘揚屬精義初傳編錄猶少將使函丈

請益披文究真臯鎮守方隅軍務之暇躬覽聖教永思
弘益夫博以寘要世儒猶病簡以隣道真乘所先故曰
必蕩清淨令法久住胡可以繁文而撓其靜正則薦福
新疏精而易行信矣臯昔嘗莅職屯田佐元公于淮右
覩公達西方至教尚矣而代遷人謝遺志在茲洎余弘
傳同贊聖意遂以俸錢繕寫新疏四十本兼寫法華疏
二十本命寶園律大德光翌總而行之爰集縉徒志行
純深表儀端素二十二人隨給其疏以成其志庶止作

雙就純而不襍彼翬上人者往親學于薦福性聰行真
儀度可則又於莊嚴寺貞操大德院聽受法華同契三
昧俾茲講授以法幽蒙其有後學履操精全可傳其道
者並刊名貞石以示宗歸為寶園靈壇傳授毗尼新疏
記貞元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建

鸚鵡舍利塔記

前人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羽毛必有感清英純粹者
矣或炳耀離火或稟奇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

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于不念留真骨于已
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
有獻鸚鵡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
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
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
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
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
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若聽其後或俾之念佛

則默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
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
答以為緣起也真際離言定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
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成文念念相續聞之者
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有盡乎以今年
七月悴爾不憚終日而甚馴養者知其將盡乃鳴磬告
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
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仆奄然而絕

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於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日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慧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有明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策書其誰曰

語恠而況此烏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
不愧直書于詞貞元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寶曆寺記

前人

大覺神用保釐羣生悅乎其若明皎爾而不昧隨願現
革應祈無方苟脩之必誠其効之必速寶曆寺者劔南
西川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徒中書令南康王臣
臯之所創也臣臯以守司西蜀向二十載奉若睿旨緝
寧遐夷兵休邊陲人獲富庶天寶為德顧何力焉而位

日加崇祿日加厚思弘聖教以答昌運遂以俸錢于府之東南擇勝地建仁祠號曰寶厯章表上聞帝俞錫以銀榜天文炳煥昭誠也因締造方新述其經始之志用表貞石永貽將來間歲以軍府多暇遵奉朝典行春布令涉江而南相彼原阜磅礴鬱起勢雄坤維阻濬流而人民不居盼近郊而黍稷翼翼惟蜀之土薄水淺居常墊隘將利其俗爰圖爾居乃架雙橋通習險規地勢分直繩人遷如歸一日成市豈不由樂我皇道豐其有家

崇崇寶剎雄居厥右啟竒致也于是增峻趾列高墉規
梵天而立制集班倅以騁功邃殿耽耽以雲蔚危樓遽
遽以虹指千楹電燵萬拱翬飛錦江澄明而俯檻雪嶺
晴開而入座用能崇福廣化網羅羣情曉鐘清水月之
音宵唄警昏沈之耳足以增聞者之慧也列梵文于貞
石炳萬宇于雲幢所以導仰瞻之目也禪堂究無生之
義廣座喻蓮花之旨所以詮語默之致也夫如是則飛
沉動息十有二倫咸以見聞悟于觀聽孰不歸於正而

去其邪心則五福自順五福自順諒可以贊皇猷輔神
用期寶厯于無疆也有大德神捍者立學海蓄惠辯雲
涌智足以守正明足以閑邪揚乎德音不在於是爰命
統緇張司寶坊俾像法之中復弘正見銘曰

元真大覺生滅空弘誓救物悲知中粵有精誠通寂
默事隨心願迴化力天長寶厯本無窮徒以臣心贊
厥庸空門悠遠理難測仁祠誘善表至德俾歸清淨
協厥中殊方詭類聞見同永資福慧庶莫極遐慶太

平斯萬億

菩提寺置立記

段文昌

蜀城正南當二江合流之上萬井連甍之內獨有岡阜
迴抱數里地形含秀而高坦木色貫時而鮮澤以氣象
言之不有金刹梵宇孰能主其勝勢乎天寶末玄宗巡
狩此方崇護法教度僧建寺大啟休福至德二年長史
盧公元裕奏置此寺以菩提為號焉先是僧衆鄉黨耆
舊相厥林野將興塔廟徘徊凝睇漠然無所乃諗于草

堂寺無相大師以質之大師傳繼七祖于坐得三昧以
不思議之知見破羣心之蒙惑遂指此地宜開法門夫
風行地上而萬竅自號大師一言而天人咸悅故得廣
輪棟宇版築垣墉翦榛莽以立宏規繚荒墟以羅物象
大厯初節度使相國崔公寧以此寺勅名脩建未就乃
迎彭州天飭山惠悟禪師以居焉禪師即無相大師之
升堂法子也覺照圓融能於實際以方便說化導羣生
俗流歸依其衆日倍經始之制於茲復興其後有信心

居士薩藏尹侶者生於茂我得其靈秀氣象宏闊宗敬
二乘皆能以財發身悟愛為妄捐舍寶貨同脩梵場蚩
蚩之徒隨我先唱方構雲起儼如天成觀乎崇殿巍巍
殫于宏麗列柱同力以壯趾攢櫨分形以扶拱豁紺宇
而色明洞綺寮以霞散金碧絢煥逢倒影而共照珠鐸
玲瓏無迴飈而獨響長廊之外江浦悠然高檻之端雲
峰對出有巖壑之松桂是人寰之林數學無生者得自
在攝威儀者無缺落住持之益其何博哉繇是言之非

龍駕之巡幸無以建法幢懸雕榜非大師之言授無以識茲地占幽竒非居士之捨財無以集工輸成像設參會而來福祥寘感流慶昌運推乎無窮今皇帝纘八聖之耿光奉三無私以端拱則全蜀之保寧法輪之常運庸詎知其際邪徵其建立以來招化檀施者有若寺主惠嚴姓張氏操行端明始終無替綿歷五紀成此茂功押寺臨壇大德玄極德高宿垣振起律儀上座惠通識敏量寬道藝兼蘊都維那行持典座行謙聰悟多聞探

詳經論或緇門挺秀戒用清嚴若衆流為川羣材成厦
喜日月之既就歎成功之莫紀年代悠緬易為消失不
立篆記將何以報多士之有問乎請余為詞用述前迹
銘曰

時久太平幽陵起兵騎入宮壺塵飛杳冥翠華西巡
旋復天京崇演法梁為濟羣生謁謁崗原于江之溪
盤林走壤或隱或起建寺之辰經營于此誅茅破藪
夷高堙埤云誰知之大師所指萬材既構百役濟功

日就月將化為蓮宮正殿渠渠觚稜倚空長廊複宇
震截雲重乃有二專廻向正法能成香刹標於濁劫
瞻敬自生萬緣皆攝利益弘溥偉哉善業西南巨鎮
地足寶坊形勝之中愛此清涼遠對前山終古蒼蒼
貞珉既刻永播坤方長慶二年記

資福院記

李德裕

夫威鳳之炳然非海晏則不至卿雲之蔚然非氣和則
不耀故君子藏器抱璞含粹毓德遭遇其時則光明不著是

以千木之退也高于千乘君畧容之仕也止于六百石
先僕射佩虎符而知足視蟬冕而蔑如由斯志矣先僕
射苞文武之用有直清之德良璧美潤徒蓄寶於荆岑
喬松幽深不呈材於巖廟知者所以嘆息也丞相鄒平
公鍾是餘慶為唐寶臣公天挺奇表角犀特秀居五嶽
也稟太華削成之狀方四時也得清秋爽朗之氣森矛
戟以耀頽燦珪璋而洞照蓋人之傑歟憲宗皇帝以神
武之姿壘舊除害睿德澹以泉默英威赫而電斷兵權

秘計皆中詔決之參神筭者唯公與一二髦士揣摩閨色繫公稱首既而平淮夷盪齊寇四罪咸服八表晏然雖則武力之拘原亦由謀臣之決策暨今上之宅憂也袞龍未襲嚮明未位召公于東宮舍春殿獻欹前席付以大柄公乃請偃武論道與天下休息上若涉水而有舟楫馭馬而得銜策始拜言以命咎即其時而相說君臣之遇古無儔也公之為政貞以制動平以稱物其志在于識相體弘簡易而已嘗以為用京房之法則煩碎

而亂理聽嗇夫之辯則捷給而傷化由是遵坦夷之路
窒邪枉之門不勤人以務遠恥竭澤以言利矧乎洞虛
明之境應必有誠端不言之蹊孰不歸我故舉聖政者
稱公為良相焉公之趨丹旆侍紫垣名冠近臣寵加贈
典先僕射自珥貂而昇左揆先夫人由趙郡而啟大國
金印石窳當代榮之建中初先僕射以柱下史叅梓潼
軍計典昌榮二郡益部之內有林居一廛庾氏誅茅始
傷於寄寓仲長樹果終見於繁蔚公年纔佩觿志拾青

紫方覃思於經籍未馳騫於文章遊焉息焉必在于是
及鍾家艱乃入為官第韋太尉鎮是邦也公釋褐從事
在賓幄之間逮茲抗龍旌佩相印曾未一紀繼為三台
公下車逾月訪於舊館邵伯之樹未翦武侯之廬猶在
于公邑里遂見高居龍驤閑閑竟容長戟公瞻構灑泣
循陔永思以為微壞壁者夫子之居尚毀固朽宅者如
來之乘斯遠孰若歸於淨土環以香林乃贖之于官以
為精舍又以桑門之上首者七人居之所以證迷途而

資風植也殿堂層立軒房四注鎔金作績髣髴諸天況
乎蜀山慈蔭下臨於雉堞錦江明滅近繚於郊垌紅樹
倚檻清渠傍砌海雖乍來靈草長秀彼之聽和音者不
難于寂慮間異香者自入於禪薰公之孝思永代作則
豈止何充之宅獨入檀那將與文翁之堂俱稱不朽德
裕藐焉孤生留落於代辱公感舊遂不見遺公自內廷
陞台司居視草之列二三年間位階先達由是議人倫
者歸公之盛德不陪密座驟變寒暑迂懸榻之念虛授

簡之恩且嘗典綸綍獲脩官屬報德不讓懼斯文之闕
焉長慶二年十月日建

新修福成寺記

劉禹錫

益城石門街大達坦然西馳曰石笋街街之址有仁祠
形焉直啟曰福成寺寺之殿臺與城之樓交錯相輝繡
于碧霄望之如崑閬間物太和四年蜀帥非將材不修
邊備南詔君長謀帥內空乘隙坐入闕於城下或縱火
以駭衆此寺乃焚高門修廊委為寒燼如是者再歲帝

命坤維丞相復來山川如近父老相識環視故地寺為
焦墟載興起廢之歎爰有植因之願乃命主俸吏以吾
緡錢三十萬為經營之基自公來思蜀號無事時康歲
稔人樂檀施公言既先應如決川乃傾囊楮乃出懷袖勝因
化愚慧力攝慳男奔女驟急于徵令匠者度材以指衆
徒藝者運思以役衆技斤鋸磨礱丁丁澄澄陶者儲精
巧者効能燠自火宅復為金繩泐故鼎新因毀成妍華
夷縱觀萬目同聳既告訖役公來慶成雲鮮日潤輝映

前後于是都人舞抃而謠曰昔公去此福成以燬今公
重還福成復完民安軍治亦如此寺庸可勿紀乎公實
聞斯言遂折簡見命謹月而日之時太和某月日大檀
越具官封爵段氏其他發大願者程功董事者自中貴
人及賓僚將吏若僧徒偕籍之而刻於石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前人

佛薪盡于乾竺而像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為淨土
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有以利金為彌

勒像者重千鈞睥容端相人天兩足鳧氏卒事而化工未
備故寓于西偏不知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赤
肩白足入諸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信
財無量繇是購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增工麾
以肱中極外脉陰轉陽動歛如地踴岌如山行大匠無
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趺金獸捧持藻井花鬘慈龍四垂
邑人膜拜如佛出世法照以願力能就泣於佛前因持
片石乞詞以示後按此寺始于宇文周初瀕江埤庫皇

唐神龍中為水所壞有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
頓錫不去遂移於今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崗其經
始與克脩皆番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人哉法照變
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自貞元
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建有為凡脩大殿立菩薩大
弟子侍佛左右逮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汶川縣唐威戎軍製造天王殿記

元友諒

至哉天王之盛德也若乃噓大海為川陸扇須彌為塵
霧即藥叉衆破脩羅屬赫然天王示其威神也住水晶
宮護閻浮界那吒捧塔以前峙天女持花以凝睇示其
威福也懸轆轤劍秉黃金戟龍蛇鼓怒以騰目神鬼睭
盱而捧足示其威力也天寶中表其神靈衛戎唐土化
身于于闐之國摧鋒于百萬之醜使聖聰無勅敵之虞
士馬絕奔騰之患示其變通也汶川古塞戎馬之境山
雄玉壘軍壯威戎有護國精舍凝翠峰疊甘涼泉湧創

立天王殿一座其初也故使惠澄討論之寺主智昕繕
成之杜衆精肅崇構之兩變星霜方盡其美我兵馬使
賀若崧雷霆在天威戢戎貊冠簡晶曜山川載清當其
門闢布德之秋桃李成蹊之日副使彭城劉公令昌輔
佐戎軍烜持妙畧昔聞飛將今見輕車判官西河蘭公
奔風流倩雅文質彬彬阮元瑜書記之能王仲宣從軍
之樂汶川縣令太原王公炅水鏡臨人清風偃草邑稱
二異名慎四知都虞候及諸大將等弓張秋月劍落繁

霜為蜀國之長城作轅門之巨塹杜衆攝州守而判官
李建輔等風情廓落文武縱橫俱懷奉主之心共守安
邊之術故能拔倫騰秀弘此聖猷曙作宵興率先勿替
遂感祥光迭委靈氣十旬不憊貞質山立金冠照爛
寶殿玲瓏山橫棟宇之奇花綻霧嵐之異祐我皇也弘
弓不能壯其威表其神也靈怪不能藏其用寺主智昕
俗姓湯氏梵行沉密道容真清勾當僧惠則俗姓李氏
潔白虛衷秋潭月照俱能輔贊其美弘闡法梁巍莪之

勲萬古不革之道也祠吏伏命敢碑斯文

德陽龜勝山道場記

鄭宗經

維大唐乙酉歲蜀帥薨鎮其倖曰闢盜庫兵脅市人逆
命于蜀門毒瀰浸淫軼制踰封自左綿抵黔渝八郡五
十城俘掠民產驅逐守吏四面攻焚煙塵晝昏明年皇
帝嗣寶位會朝神京采衛侯甸蠻夷君長偕集庸蜀不
至乃授南平王太乙靈旗玉節油幢統禁衛太原馮翊
扶風之師問罪於岷陽越三月師次葭萌賊將宵遁涪

潼以避我鋒涪濱萬戶隨師而復夏六月賊又成城于
鹿頭列柵于此山公遂移師次於山下視其鑿峻址以
迴塹架層峯以結櫓旗轉霞光鼓雷雲中謂制勝在德
義行權在形勢勝而臨之示建瓴之易也乃召中軍將
以短兵二旅魚貫而登關黨冒鋒而殪者什四奔臨崖
谷而斃者又什貳則向之險固反為我資公乃開玉帳
以建牙旗列霜戟以周崇壘下瞰賊城如在掌中與都
監使劉公監軍使徐公觀變禦敵分營守要自是兇徒

居則魄悸魂落出則輿尸折首面縛倒戈請命轅門因
命降者先導銳師繼襲氛氲氣象遂清岷峨帝授公所
封之土以守之所活之氓以字之公威肅其令仁敷其
政和氣煦之金瘡盡平退食之暇延想所歷以戰骨雖
瘞遊魂尚痛非大聖之力不能息苦海非象設之教無
以聳善心乃命庀徒鳩工度材揆力紺宇俄就絕如化
城嚴鼓息而振金鐘戰聲寂而流梵響慈惠所庇菑疾
不生峨峨金界擢秀羣嶺公初宅此營有神龜由壁門

來於牙旗之下公命投之遠碕翌日重至議者謂介蟲
之長介蟲斯服蜀有龜城其城是師即日乃受降此山
既靈及其祥遂以名龜勝山因以山名道場

脩玉局觀記

宋彭乘

一氣委于化觀化則歸無萬物生于無本無而為有繇
是物物自別事事自分不為而成其用弗匱形上形下
非柔非剛廣包太虛微在毫末吾不知物各自造而造
物者有主耶抑自然爾自然為性虛無為體其道也歟

道之用可勝言哉在天地為動靜而無動靜在日月為
晦明而無晦明在雷霆為響震而不響震在山河為融
結而不融結在四時舒慘為變而不變在百穀草木為
生而不生在八音為和而不聞在五色為彰而莫覩其
于人也為誠明之性視聽言貌焉非天下之至道其孰
能與於此乎且人在道中道在人中人全道用而能體
法雖不可見觀萬物而索之反照自然原其所感無所
執系強為之名名有所宗宗其所自也是以名跡分焉

名跡分而異途顯故物物紛擾靡所定列人而無別與飛走同
故聖人則乾坤明上下順其節因其和而明禮樂禮樂
之用其在人神人神必有所宗故壇墠以興牲器以設
宗廟以制嶽瀆以崇虞書之始曰禋洪範之陳曰祀必
有其具乃能其事焉斯蓋人倫之宗政教之始俾人有
所向神有所居凡功施生民必盡崇祀實敦本也道為
物始不其本歟功德之大詎可名述彼宮廟之列抑由
此焉雖三洞九宮杳在上清之境太微紫極自居無色

之鄉彼常有聞或難致詰惟太上混元上德皇帝體自然之用本無始之宗探象帝之前立先天之化武丁之世誕質厲鄉柱下同塵函闢演教以恍惚離形質之表希夷非視聽之端託有寄無申明大道將令萬物自化統歸衆妙之門百姓樂推默契不言之教其德也溥其用也淵然後各復歸根反其所自故曰消則為氣息則為人非謂妄惑之言蓋徵教化之極將見寂寥妙本澄湛淳源脩身者去甚去奢治國者無為無事亦猶此犧

畫卦二儀之德方明孔子立言百王之法斯在夫如是
非崇嚴廟貌豐潔精誠日月所臨咸為崇奉其可得乎
至若飛布雲霞穹崇土木深模絳闕邃狀丹臺彼積陽
華此取大狀止欲極誠于道而率人趣善焉非為禍福
報應而設爾益州玉局化者二十四化之一也傳云後
漢永壽中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座自地而出
老君昇座為道陵演正一之法既去而座隱入地因成
洞穴故以玉局名之矧當坤維奧區輿鬼之分墨池石

室旁資古勝之蹤岷山導江遠供清粹之秀樓臺屹峙
俯瞰郡城紀厯寢遙基構斯在皇帝實崇慈儉業盛
盈成以清虛為宴遊以樸素為玩好八元授職五老賡
歌耕鑿熙熙莫知何力跂喙蠢蠢但樂至和崆峒攸輒
于順風赤水久全於罔象豈止非心黃屋讓德紫庭至
誠感通天人合契故真祖示儲靈之應寶符錫無疆
之休誕告成功備脩隆典祇肅法駕躬謁真源崇懿號
以示尊嚴率含靈而底清淨俾物自化與道同功自然

三辰駢珠璧之光五靈為池藪之物域中四大貫而一
焉有以見游泳淳和出處冲妙帝皇之理指掌而窺乃
詔襄區溥崇靈宇將俾混元之道赫赫巍巍知府諫議
大夫集賢學士凌公以命世之才布移風之政盡易象
黃裳之美得詩人溫玉之稱輟自諫垣臨茲藩屏教化
周洽仁惠式敷誠格于民民咸知勸和樂之至屢為豐
年庶俗既康郡政以簡故靈勝之跡時忽駐遊睇其弗
臧必加完葺斯化密邇府署制度僅存自東漢權輿皇

唐崇飾王氏竊據廣其闔閭壞此殿堂并為內禁尋與
府庫悉為灾焚後主因其舊規復創祠宇循其功力亦
匪恢宏逮將百齡頽毀相繼不可終否屬于昌期公以
國家詔被溥天誠歸真教聿遵虔奉將務增脩飛章上
聞詔允其請揆之以日作于此宮除舊創新闢小為大
工無巨細罔不經心人之悅從匪懈其力東西廣七十
七步南北長七十五步中建三清殿七間東廂三官堂
鐘樓暨玉局洞屋西廂九曜堂太宗皇帝御書樓并齋

廳廚庫門屋周迴廊宇共一百三十五間未變槐檀畢
新棟宇奢不逾制儉而中規不妨農時不勞民用自然
赤城在目何須紫府遊神臺殿霞明想像金樓之影松
蘿霧鬱依稀李樹之陰壯麗規模率若神化非我公罄
心悉力遵奉明詔曷以臻于此乎化主浦若谷克嗣焚
脩偶茲興創愈宜精確以永增崇且將紀歲時俾存金
石式揚巨績宜屬鴻才乘識有津涯文無經緯狂簡類
吾黨之子研精非道家者流照靈府以晶明未分日月

豁丹田而曠蕩莫貯乾坤強索空筌仰遵嘉命濡毫叩
寂良愧斐然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日記

天慶觀五嶽真君殿記

前人

大衆無體萬物應化其體也至人藏用萬法感通其用
也稽乃體用強之為名無有本源自內而出孰為衆妙
由外而來非真精冲寂曠乎虛極不見微昧冥于自然
者詎能與于此乎自然其神含凝真一無方無物無本
住法會無涉有散殊萬類清寧于高厚誠明于性稟氣

秀嶽降得其純粹含虛寂照生與道妙繇是精練至行
濟道含識行充功格昇列真籍或于清浮濁滓間統名
山福地洞宮靈府至若善惡機祥應感召報率由主宰
故尸赤城者瀛洲仙伯職句曲曰紫陽真人赤城洞天
則龍蹻寧先生所治也先生嘗為陶官通神幽隱或蹈
履烈焰隨煙上下黃帝順風禮問受龍蹻經得御飛雲
術遂封五嶽丈人佩三庭印開元中感夢宸極因立祠
于山址嚴飾真像蓋天服朱光春秋崇祀祺祥杳示中

和初再封希夷真君坤維奧區峯嶺連屬標靈跡者青城為勝道書云世間有十大洞天此其一也星顛月頂風容雲骨寫影浮翠表裏森秀彌數百里鍾竒毓異蓄靈數怪實真仙所宅焉宜其保佑生聚奠茲方鎮仰洪陰報神貺崇廟貌盛祠薦綿世不輟國家所以望秩精意存真飛眷輶關午苾芬虔潔祈禱黔庶介福攸酢益州天慶觀天寶院真君殿者道王明真大師王文正締構也師稟粹清淵熙真妙域誠志劼毖神韻凝靖持符

負甲常存備守破環截帶夙謹傳授三一潛運兩半無
染咸平中嘗主青城山觀詔加崇飾師勤力事任實有
成績故邑屋歸仰言動響効載懷道庇鑒寐虔潔如在
之想思有所寄凝精心於輪奐存真相於殊好絳臺琳
室霄階紫陛鳳構標勝陽華寫制遂于本院齋宮南創
建真殿五間及兩掖廊廡憲太微之殊裁壯明霞之寶
勢重欒雲蔓夷庭砥闢崢嶸棟宇靚深宏敞彩綴間錯
延瞰眩日高閑洞啟寶座中峙即邑人楊昌義造施真

君像及左右掖侍涂髹幕紵鋪金飾彩四規雙理日簪霞髻伏晨偃月蹲龍躍鳳異相具足瞻仰增肅殿內粉堵圖五嶽帝君四瀆公像山川總領神仙部屬環周複宇若趨而暨皆錦江逸士李懷衮善筆里中宿儒王中吉夔州助教袁琪新安耆艾俞進光華陽信士楊元禎佑財底績也星紀周運衆功迄備其經始也欲造潜山司命廬嶽使者以居右至是潜山容相已備而廬嶽模範尚闕蓋坤維九江西南重阻繪事匪肖曾莫髣髴適募

能者復議姿狀會有黃冠李茂臯至自廬阜囊圖簡記
來詣師室事與誠契冥應昭倬至是方具制度成茲志
願焉且夫道者道也萬物由之而有深赜不可際擬議
莫能盡失其旨則反誕詭異無所不至聖人所以極深
研幾會其歸趣虛無恍惚存乎妙淳元本始歸乎模名
跡器象繫乎物感通變化冥乎神好惡用舍屬乎性彌
綸範圍之謂教率性順理清淨無為教之用也君師禮
樂制度名物教之跡也施用以涉跡循跡以宗本故天

地社稷郊廟祭祀示有宗也彼祠宇像設範金埴土香臺法几繕寫刻繪者蓋託以寄心存乎歸嚮而底於化也禮曰法施生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猗歟其施厚者其報美至道統天地至人化育于天地間其施厚也故后辟臣庶際極溥率必罄宗奉者以此師以能績沆濟試願載協條其事狀句文紀實旌善申美宜識歲月故為疏舉第愧汎略云耳嘉祐四年闕月二十六日記

金繩院記

楊億

夫西竺之教被於震旦而像運千歲塔廟之制興勃東
并之絡主於益部而沃壤千里禮俗之化歸厚蠶叢古
之建國銅梁天之設險帶二江之流為一都之會四民
州處萬商成淵稽河圖之文惟福基之憑固疑雞園之
舍邈壯棟以迭隆金繩禪院者舊號龍華院唐天復有
禪月大師貫休者通內外之學為道俗所宗風什研精
名聲籍甚當土德之季戎車競逐侯王起于無種雲雷

以之邁屯拊劔顧盼以稱豪專閭福威而自出燕開碣
石之館市駿骨以翹林秦築逍遙之園演貝文而重道
繡玉更薦簞笈四臻而師方游所泊久淹荆渚藩牧致
禮邑氓傾向時王氏掩據蜀土將為西帝延致千里之
客彌農四時之供師乃遐冒重阻往干典謁叩以空寂
之禮嗣以篇題之贄虞卿既見殆蒙白璧之頒湯休能
詩迫繼碧雲之妙錫之紫金重以賓友請住茲院極其尊
禮師自壬戌遊蜀至丙寅定居比壬申入滅凡歲星一

周于天矣上足惠光大師曇域克紹遺躅弗忘肯構其
後有正覺法忍法寶演教四大師繼承世系無廢先烈
今住持賜紫釋惠聰者自咸平辛丑始掌院事迥悟宗
諦煥發覺明願力攸資信施彌傳遠者來而邇者悅輸
貨沓臻即其舊而圖其新胥宇尤盛凡作佛殿齋廳僧
堂浴室及衆舍二百五十餘間礱密石以化材丁丁畢
取側紫金而布地礪礪有華實天界之莊嚴為衆園之
依止香象蹴踏並輳霞緘之脩禪靈鷲飛翔無異果屑

之住世大中祥符之祀詔賜今名揭彫榜於門楣燭霄
輝於海會恩綸有煥名香歇而復熏惠命增延祖燄續
而無盡善利之績疇可儼哉聰師籍子虛名謂窺秘典
巧詞紀實遠不及讓蓋冥煩之未祛頗滅裂而為愧耳

覺城禪院記

王曙

後學乎像設者有心也滯于名相禪般若者無心也曾是
空寂着空求相此既失矣從無入有彼何得哉我佛所
以啟頓漸之門示悟脩之路頓則頓悟言語文字之俱

非漸則漸脩六度萬行之不捨權實交映理事互融無
一物不統于真如盡十方皆歸于已用大千世界猶若
浮漚無餘涅槃盤有同昨夢蓋達觀之上者豈常談之得
乎益州覺城禪院昔李唐明皇奄宅函夏有詔郡國各
建伽藍並以開元為名皆一時之壯麗迨中和俶擾守
臣負固頭會箕斂惟利是視草創竊弄未遑寧居擅茗
薺之兼羸據隧肆而帶鬻以茲寺庭宇密邇市廛因而
有之莫我肯顧雲徒海衆曾何足以少留寶落璇題杳

不知其處所陶籬僅隔顏巷潜通若金石之聞乃止不
壞何神明所祐歸然得存今此院者即開元之址也孟
氏廣政中出女侍為尼俾居其間號延福院後棄而去
復為僧坊爰有閭中鐵幢長老擁錫來游載營載葺衆
號鐵幢院又有神操紹續紀綱操授道信道授秦人微
禪師微歸闕中道信薦主僧務風雨攸蔽禪頌漸興今
傳法沙門元信禪師俗姓咎氏本郡華陽人也幼齡穎
悟脫落囂塵辭親出家尋師訪道不遠千里行詣百城

飄然沅澧之間遍遊江漢之域聿來舊楚乃契宿緣得
法于郢州芭蕉惠情禪師情嗣南塔南塔嗣先仰山先
仰山嗣為山為山嗣百丈百丈嗣江西江西嗣南嶽南
嶽嗣曹溪即禪師于曹溪為八代嫡嗣于釋迦如來為
四十一代法孫師機緣既契更不他之有願還鄉卜居
演化言旋舊里求叶初心道信喜師之歸延請入室密
以傳授且俾興脩師音容粹和戒行高潔慈悲喜捨而
為事行住坐卧以相應由是法衆歸心士庶仰懷乃謀

締構乃募檀般卓鄭隆富之家興金而布地闌闔伎巧之族運斤而成風朴斲爰施丹雘並至人悅來而不絕材櫟積而居多遂量工程考廣袤易傾敬為嚴正變湫隘為平夷自經始于辛卯告成于戊午凡歲星再周天矣壇宇顯敞正殿翬飛戶牖重深禪堂岑寂丈室清閑而奧祕僧房窸窣以虛徐齋廳肅肅芻蕘之流厨庫有蒲塞之饌廣博嚴靜盈二百間供具錫鉸約數千事又為轉輪寶藏繕寫十二部經珠交露縵彌覆其上金姿髹

彩錯落其間實福祥之淵源雄都會之瞻矚今知樞密
院刑部侍郎樂安任公昔鎮藩服仰師道行且以愛佛
付囑悉心護持以延福舊稱乃僭偽所署露章上請命
詔下臨特賜今名彌光列刹仍錫隙地乃南其門芝檢
責於叢林雲篆揭其標榜而師宴坐一食應病與藥載
離寒暑不出戶庭初廬師雷公特奏命服亟請開堂師
問答隨機扣擊無滯故遠近道俗多所歸依前後王臣
靡不欽重曙雅遊若早悟道滋晚被聖明之優渥寄選

舉之聲政遽傳而至燭理未康雖嚮師之名莫造師之室偶餘日之怡蕩一款關以從容即席而境閑忘言而機契風幡搖颺直指仁者之心庭柏青葱自識西來之意師既而曰夫示有作為方便也撥無因果斷滅也方便即濟人無量斷滅則未法疇依惟茲院之紹隆懼後時之湮漫且礱石之斯久願為辭以見紀贊希有事出和雅音胡其幸焉安敢讓矣一來廬阜即是遠公之社人永鎮頭陀欲刻簡栖之碑字

聞思三法資脩記

晁迥

予自少及老以儒學求仕進之外而志於道也久矣非謂分別名相有所偏局但汎觀鼎峙之教歸趣符合者隨意采錄實為心要蓋知同歸于善而三聖之書以其方言類例各有文質隱顯詳略淺深耳繇歷以來逮今衰朽而崇尚彌切豈非宿習之然乎古先章句其利極博而散在經論孰能和會而發明哉自好涉獵援據推而廣之別致曲成之用抑亦事必師古唯以立意為宗

不以能文為本區區之誠不自揆也如此予思往歲嘗接今御史中執法秋會貳卿晏公清談偶及南華真經予記公盛稱之語凡三句包含微旨其句云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予退歸檢此語出于莊列二子之書大約述至人體用之狀而微密難曉莊子之注太簡於此三句之下都注之云常無情也列子之注稍備各解之云順物而動故若水也應而不唱故若響也予素聞大人先生之論云敏於事者唯變所適滯于物者未

可與權是以每遇見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忍遐棄
姑務點化入助道品譬如範良金琢美玉以成器而為
利也所愛此三句之語凡十二字深思祖述而下筆惟
艱暨乎引年致政獲棲息乎京邑之舊廬闔扉隱几久
于恬宴乘興揮翰追叙前志剖析構綴昭然相參不分
內外經典之語混為心法而已處世出世皆可足用始
今辨其名理焉其動若水蓋表至人周流無擇物大委
順也此合乎隱君子書中上善之理竊謂學大道者在

無可無不可外順世間法虛緣而葆真當如此矣可目
之曰無礙法門其靜若鑑蓋表至人洞照無遁形大明
徹也此合乎古先生書中寂照之理竊謂內習之證惟
靜而明物來斯應心無主宰當如此矣可目之曰無意
法門其應若響蓋表至人虛應無留闕大曠達也此合
乎黃帝書中谷神之理竊謂觸事而夷物情難著既應
即止勿復存餘當如此矣可目之曰無住法門此三法
者上根圓智精脩密詣之妙門也輒抒軸于懷而未有

作者庶乎導揚前列訓迪後來可以智窮其理不可以
言盡其意夫勤行之士若能默識馴致殆所謂曲盡其
妙乃至中根以上聞而信重加之善誘自他俱利法門
洪福未易可量願三復以無煩知百一之有補深愧狂
簡幸不以人廢言也天聖七年記

重脩照覺寺記

李旼

妙色非相有相則尊真諦無言有言則大矧夫法林普
現帝網交映寶月破昏于濁際靜利植福於沙界肅五

蘊之紛擾具十善之莊嚴惠照倒迷無一遺者斯相之尊也法音讚運羣動無妄大雲秘藏于貝闕師子敷座于紺宇攝四大之種性歸一如之總持解脫障纏無一悖者斯言之大也既尊且大則有為之教興無涯之利顯在乎人天交感王臣護持塵劫不遷是曰常住其斯之謂歟昭覺寺成都福地在震之隅先是眉州司馬董常宅舊名建元其締構嗣紹之由具蕭相國碑文悉之矣唐乾符丁酉歲為了覺大禪師師宴居之所禪師法

號大夢姓韓氏京兆萬年人時宣宗興復象教乃應詔
誦經對御落采配終南山之捧日寺具大戒于律師神
祐悟技若于石霜慶諸參法要于百丈懷海契心印于
洞仙俚价初至洞山洞山問近離何處曰湖南又問途
中還見異人否曰若是異人不涉塗中价深器之後領
旨寓蜀始立一大寺闢甘露門開堂日僧問淨名大士
入不二法門旨趣如何曰山僧未敢舉明又問若是即
事理不答云扁舟已過洞庭湖凡言峻機晤以復如是

時劍南節度使崔公安漸奏改建元勅賜今額仍給紫衣一襲式光宗教未幾僖宗出狩駐蹕西州召禪師說無上乘若麟德殿故事由是開沃聖慮握乾綱而不動運輸神力迴天步而高引玉鑒反正而帝眷彌深賜禪師紫磨衲衣二事龍鳳氍毹一榻寶器盛辟支佛牙一函布展義之澤也越明年王氏建節制兩川于禪師由尊叔之禮奏錫師號曰了覺大師及王氏開國而禪師減度享年八十二僧臘五十一門人洪福等建宰堵

于當寺後庵以令身歸之謚曰真隱之塔爾後宗泐傳襲真風炳然至今住持大德延美上人以了覺大禪師為五代祖陽安郡平泉人姓杜氏禮本寺懷進大德為出家師依彥通律師授具足戒性惟真實體本虛靜開口無機化不言而鷗狎虛懷善應施不求而谷盈禪林果熟簷蔔彌香覺苑地靈黃金爭布作大利益須非常人美公之謂歟茲寺自常住拔上三百廬滌場飲齋歲入千耦併歸寺廩與衆共之有舟車大賈輸流水之錢

山澤豪族捨金穴之利五銖一縷悉歸寺府無敢私者
由是構撲斲之材較班輸之技而興脩之議于是集矣
寺之殿宇舊且百間今廣而增者三百建正殿塑金釋
迦像一軀墨白板足之地脩經藏挾唱梵之堂四廩為
權實轉輸之所廣方丈之室傳達摩心備水陸之儀宣
梁武教及羅漢六祖胡善大悲各列一堂又分千部經
為東西龕續建紀天列宿堂一所仍加壯麗以至安耗
侶供公庖局次有叙厨倉寮庫齋廳浴室重門挾屋啓

閉以時上縫瓦以如鱗下密磚而若砥左瞻右顧俱是
道場一起一居無非佛事寺之舊址復于顏垣鞠為茂
草近百年矣以至桃蹊樊圃可畏其隣忍牛忘羊莫分
其主美公一旦豎版築以繩之興百堵軫舊封葺墻五
百餘間周匝園圃而隣里相讓無一違者凡供食之豐
潔法席之華煥時一大會期鉢千衆累茵敷坐如升虛
邑未有一物爰假外求寺之勝跡有僖宗幸蜀於隨駕
進士三榜題名記陳太師塑六祖像蕭相國文建寺碑

會稽孫位畫行道天王浮丘先生松竹張南本畫水月

觀音翰林待詔

失名氏今寺額始自長安降到

模昭覺寺額俱經亂不

亡為唐故事斯皆化感利捨護持之力也自大中祥符
戊申歲承領住持迨三十有餘載矣惟食不兼味衣不
重繭言必諦信故人無間言行必總持故身無擇行深
入無礙物我不二經云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吾見
其人矣然能為愛河之舟楫不住中流開覺路之康莊
俾求諸道故入其門者如遜般若之崖似升毗尼之室

樹繞七重塵無一點信花界之勝果錦江之福田者焉
尚能韜光晦迹功成不居耳聞讚揚口稱慙愧是謂常住
不住所得非得者乎今門人賜紫沙門人遜謂布施迴
向嘆未曾有者典教宗尚寧可闕歟遂持了覺禪師誥
勅三通脩寺行狀數紙訪畋請紀茂實畋且念景德初
與今岳陽牧張都官達肄業于茲脩爾歲寒永言夢寐
山陰都講曾栽揮塵之松衣錦相公偶鑿偷光之壁及
乎嘗醍醐之味目琉璃之色為日久矣德我既深固不

牢讓大成開羣迷之眼俾矚乎大明象設之請也安不
動之心俾諧乎一法言教之謂也是故其相則尊所以
祛其幻相其言則大由是辯其魔言令蠢動廓然見種
種性悟茲實確歸乎一揆付諸佛子歷劫捧持非師釋氏
之雄者其孰能與于斯文

崇道觀道藏記

范鎮

太史公論道家之言而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
足萬物指約而易守事少而功多至于為史記則以韓

非申不害與老子同傳豈非後世多事必於有為以至
於無為乎班固所志才一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
尹太公辛甲鬻熊管子之書在焉至隋乃分經戒詁服
房中符籙凡四種合三百七十七部千二百一十六卷
而不著其目唐有遂家類又合以釋氏而得百三十七
家七十四部千二百四十卷以著于錄而管子列於法
家所謂伊尹太公辛甲者皆沒不傳獨鬻熊之書存自
明皇後不以著錄者又百五十八家千三百八十三卷

則其溢於漢者千五百八十五卷矣老子著書五千言
以為盡天地事物之理後世學者寢廣而其書至於如
此其多豈以其事虛無其辭難知必支離而後至於簡易
如太史公所謂乎宋興祥符天禧中始崇起其教而玉
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皆置使典領又命其
徒與諸儒裒其書是正繆訛繕寫以藏於其處而以其
餘賜天下宮觀以廣其傳獨劔南一道未遑及焉嘉祐
初成都府郫縣道士姚若谷梓州飛鳥縣道士朱知善

慨然欲盡求其書而莫由得也於是東走於鳳翔府之
上清太平宮慶成軍之太寧宮又東至於亳州之太清
宮明道宮凡得書二千餘卷太清宮者老子所生所謂
厲鄉者也有九井有古檜有丹竈於是縱觀焉又覽唐
開元及祥符中行幸故處以歸治平元年今天子既即
位若谷又與其徒仇宗正鄧自和列言於府曰釋氏書
徧滿州縣而道家所錄獨散落不完願至京師得官本
以足其傳於是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

部侍郎韓公知府事以其狀聞且言蜀之名山秘洞勝
景為多而道家書不完無以奉揚清淨之風有詔即建
隆觀給官本以足其傳凡得五百帙四千五百卷溢於
唐者又千九百二十二卷可謂完且備矣若谷宗正自
和且將益其書為五本藏於成都之天慶觀郫縣之崇
道觀青城山之丈人觀梓州飛鳥縣之洞靈觀綿州之
洪德觀使學者優游以求其所謂清虛自然之要而至
乎其師之道如太史公所謂者顧不偉歟若谷飛鳥以

後徙于郾宗正青城人自和綿州人三人者持操堅至而皆有功於其教者後之人觀其勞而不輕其守則其書之傳為無窮矣治平二年十二月日記

四菩薩閣記

蘇軾

始吾先君于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為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為菩薩陰為天

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為賊所焚有僧忘其名于兵火中取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皆全遂竅其兩版以受荷西奔于岐而寄死于烏牙之僧舍版留于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為甲治平四年先君没于京師軾自汴入淮汴于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教軾為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

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
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
不能守而焚于賊者也而況於予乎予視天下之蓄此
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
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予惟自度不能長
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
眼可霍吾足可斲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
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吾又盟于佛而以鬼守

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予予者凡以為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觀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為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多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為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為大閣以藏之

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

大聖慈寺大悲園通閣記

前人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于聞而能
無所聞始于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
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于手與目乎
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
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為千萬億身聚而為八萬四千母
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于此

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志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

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現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于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寂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相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

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予游于四方二十餘年
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為道
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
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
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
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
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柳珊瑚大寶炬白佛朱藤杖

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心無故
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攖攘
何暇能慮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
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金堂縣慶善院大悲閣記

黃庭堅

真金堂縣南有山如城壁東西行者風雨以為保障是
謂金堂山有一峯發於其麓自北而南出絕峯上極得
地坦平表裏見其江山縣之爽塏處也縣南故有僧坊

曰天王院天聖中賜名曰慶善為舍五百楹成于化僧
之師文紀至化之乃度作千手眼大悲菩薩閣峰頂規
摹之初智者笑之愚者排之化之意益堅其求于人
不避寒暑雨雪其受人施不計貧富多寡積十五年而功
乃成于是又即山南北而為宮與大悲閣高下相望為
屋將百楹矣初其匠事未能半而壯麗宏敞動人心目
于是笑之者皆助之謀排之者皆借之力也而檀施傾
數州其用錢至一千萬然後聖相圓滿千手持多象犀

珠金間見層出無一臂不用不以人功歲計所能辦也
觀者傾動或至懺悔涕泣于是化之自武其功因余外
兄張子安乞余文記之子安亦言化之醇樸不雕錫盡
心於佛事所作殊勝可紀也按千手眼大悲菩薩觀世
音之化也維觀世音應物現形或至於八萬四千手眼
昔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不可措手故作
千手眼相曰後世雖有善工不能加也已而果然今之
作者皆祖惠之云夫金堂本廣漢郡之新都聚邑至唐

咸亨中以金堂山而名其縣化之其縣人也子安通直
郎知金堂縣事張君禔也大悲閣作元祐二年之九月
將落成于新天子改元之某月

邛州鳳凰山新禪院記

文同

臨邛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迤旁薄深蟠遠走直注大
渡限迥巒崗鬱如雲烟涌如波濤晴光陰嵐明昧一屬
其間孤峯崒然傑立豪峙首領崔巘腹背聳阜翼開長
巒尾掉高岡繁林茂樹綠藹纈菜園擁森合綵若毛羽

地志書之曰鳳凰山者蓋前人嘗以狀而名之爾唐有契覺道人艾草鑿址構菴此地日禮華嚴秘典以作佛事嘗汲泉澗下頗念其遠有虎為之擘地出水澄潔甘美悉異他所發源甚盛于今賴之會昌之厄屋撤人遁天成中僧簡栖與錢高二術士築壇營鑪鍊丹絕頂不設梁柱竅石以居藥就而去人跡乃滅但有範坪不陷不圯國初道士皇甫氏就其所興之地為上皇觀開寶中廣漢可尚善說脩多羅了義有詩名于蜀與道士善

嘗遊此愛之道士亦謂吾教澹泊依嚮者少地方壯猛
非列積廬會大衆習佛乘演法義者莫敢居此遂以施
可尚易名曰草堂蘭若尚傳聞慧慧傳仁映映傳允順
凡四世增葺有屋無慮八十楹堂殿寮閣庖庫齋館種
種悉具嘉祐三年春順既物故其嗣遂絕法如是者盡
輸之官知郡事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李侯大臨惜此
伽藍遂入民籍乃以狀聞于大師端明殿學士宋公祁
願與本郡白鶴山中谿禪祠師淳淳用主之公隆法嚮

善樂受乃請盡舉其地以界于師師梵行高特有聲南
土持大法戒回矚鄉社迅機敏語導接無倦拂蒙去郭
領受者衆山之中日遠月近白黑咸此赴助景氣明霽
崑谷軒豁若有神物躍踴衛護螺鼓之會遂不虛日禪
院說法皆大歡喜謂方便之化城解脫之道場于是乎
在師以余昔從事此郡嘗歷覽勝境今復倅州事具曉
本末謂記此者莫余之詳署狀丐辭所懇精至因語之
曰道以人存地由法盛增福持慧圖為永傳師固已知

之矣余何暇喋喋哉其或叙山之靈勝述累世傳山人之紀師為第一代住持此畧備矣嘉祐六年五月十五日記

新建五符幢記

前人

事有絀于荒忽茫昧之中繇曠古及下世無俗書以傳凡智難狹莽不能究度至詆忌蔽人令弗通思慮所該外物語者率謂狂喬罔誕非經見乃用擯咲不講錄是皆蒙塞自淺豈寥然壹盡大方之理者歟其有導神幾

宣靈謀混淪焉行於無形以鎮養乎元元使怪厲不作
消被摧殄不得橫澤以肆其姦是術也凡王侯保土社
比羣品當知嚮服而尊高之渠可嫚忽邪其所謂蓋太
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元按元始至真肇探于太樸之
先凝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勢為天奧寶告瑞響應
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依跬息大道君王帝諸真懇請
恭受反復難遘傾倒切至始賜矜諭敕詣紫微居齋九
旬後有付昇然猶戒禁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

記從何劫運漏墜人世有聖研極鑄胎割魄識其倪緒
取安諸隅廣寓泰寧傳云東京桓永壽時正一道陵患
魑魅恣褻闢人鬼使異行植幢嶠山誓刻嚴毒自是判
然幽明不殽至李唐文缺重琢置昭慶祠歲久歸然頗
剝爛石泐無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陞用賢峻命
侍臣趙公抃鎮蜀公致治未朞民物宜順暘潤孔時川
濕生野蠹饒穀登體腹溫飫舊訛勃疫淪伏不起寇兵
弭消寂無纖譁頌公乎循聲辭邕邕公固以為未然復

訪悠遠安保方域俾無虞戾之深計顯效休功件已設
施事可託神亦圖崇脩原掾陳汝玉學廣知博告公具
前躬模秘符解鉢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趣輯廼相玉局
衍基潔為靈場築室繕宮就完種勝初伐石西山偏徑
地深宵材洪執鉅輓致殊力工徒愁嗟求策迷所一昔
暴降涌發漂碁下礮出道平夷遂可筏行既至正晝喬
雲叢飛滃然下覆天光明麗景氣晏悅晻藹高真颯若
來况都人繞觀驚歎蹈回頸望公祝若父母云護我等

亭育撫燾心精神虔祥報昭露明日授匠短尺礲為觚
幹恭肖神畫鑱勒其上科禁周具供所祈納大坤之維
永永蒙祐噫大霄妙章上靈秘篆何此羣兆幸焉邁覲
常為投依以挹厥休千萬億年公惠無泯一日公戒部
吏文同使紀其事同謹再拜撰辭以獻復類而紀之以
與蜀人使長歌咏無窮其辭曰

於未物前有氣混茫廓無端崖澗漭汪洋中函神胞
厚此威章靈鏗決分飄青隨黃布照大空流精發光

乃時玉符獲於元皇自然秘文盤葩屈芒支交岐聯
蜿蜒紆結張皇執焉喜練於洞陽瑩煥九霄瑞應蔚彰
書簡刻金輝燭焜煌太陽靈洞俛仰是將惟時諸真
肅命以蹕詣皇咨觀析必願償命入太空九光華房
廊開金局動快雲囊戒勿下傳上館乃當何劫墜流
降奠五方

闕

幻猶肆狂虎冠道師得焉其祥

植石摹形大嶠之旁陰怪震驚掃滅伏藏後多歷年
復殆于唐迄今巍如鏤蹟劣亡治平之君堯舜禹湯

詔用趙公付之蜀置公來民宜齧暴响阡太和熏蒸
百體具康肌燠羸襦腹果衍糧境殄萑蒲獄朽桁楊
沸舌頌公壽福熾昌顧公光華袞衣繡裳移蜀之為
天下以滂公聞曰噫是志曷荒有及後人乃利也長
或告真文本先圓蒼可圖營之福招禍攘流蔭西南
被賴無央公喜趣為日不暇遑牙譙西禹玉宇是望
高宮翼如彩斡繪梁覆幢其間崒然百常先時堪輿
與公効祥水媵雲滕異孰爾量蜀人其承永禹害殃

公德之深萬世曷忘杪哉末兮峴碑陝棠治平四年
二月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前人

繇玉壘南下過笮迤西循皂江左折越太平渡行深入
曲無慮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柘平羣山却顧大
陸初露畦麻隴稻杳遠空闊披孺帶麓壤土鮮潤景物
環麗人物純篤就其佳處有院曰羅漢昔有頭陀德欽
戒操甚嚴歲臘居久其徒委散是身獨在常懼其所將

底隨落願擇高行屬以香火得永康軍大中祥符寺僧
義海者付之至惟簡師凡五世也惟簡性顓潔所趣端
慎守僧舍作佛事癰形晦而不避風雨遠近四衆咸宗
仰之既主此地乃圖修建伐木鐫崖大輯材礎構廣厦
設像儲秘典納淨侶凡所欲有一一恒具殆將一紀功
力方絕以名上列乃錫今號庭堂虛敞檐宇飄動丹明
碧照續繡崑谷誠歸嚮之福地而莊嚴之道場也惟簡
余之邑人遠來求紀其事間嘗謂余曰青城衆峰惟大

岷最為高厚然丈人上清之望者乃世俗之所能見爾
如吾所居正向其面脉絡表裏散歛出沒澗壑鉤蔓巒
嶺屈折高林巨樾巍崗頂晨霞夕靄染繪光耀湍瀑淙
激禽蟲啼響一日萬狀無有窮極左右顧盼不知厭倦
此方外清絕之境世間奇偉之觀而惟簡輒擅其勝盖
吾院之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地以幸吾言
之不誣乎夫人世靈境余所喜聞回視此身若處泥甕
何時濯洗以從師傲兀於其間哉因舉筆綴次其事使

歸琢諸崑石遂以為記云熙寧二年十月十五日記

聖興寺護淨門屋記

李大臨

成都府城之東偏有寺曰聖興御史大夫王公某之宅也大厯初杜鴻漸領東西川節度使改為永泰寺武宗時殿宇日就傾圯有高僧定蘭華陽人苦行精進能外形骸蚊蚋噉膚雖終夜不少倦曰我報慈母恩也宣宗聞之詔至長安得對稱旨賜予優加尋奉詔西還復構此寺塔殿堂廊無慮四百楹定蘭之功德行業唐翰林

學士鄭處誨贊序甚詳此不盡紀府城地狹人繁物夥
寺宇迫近民廛實為闐闐故三門之外中除隙地乃洩
溺之場耳溷濁委積曾無隔閼人豕馬牛踐蹂習常監
寺大師文爽有道行博通經論每開慈憫心惡其不清
淨之甚欲創屋翼張而蔽掩之庶幾寶坊香刹蚤莫焚
修祈福于四衆因建白府帥翰林侍讀學士王公素乃
命簽書節度判官吳師服度地按視利病昭然若師之
說不誣師自發私囊千六百緡造外舍十有八間于三

門左右序且以護淨市民占止月僦直萬錢師告予曰
底處無田產資給椽桷率皆摧圯今獲月租願以完葺
充用決不可為齋蔬之費來者主之不易其承則我之
志行矣一有不如是神明殛之當隕無間獄永劫沉淪
無有出期可不慎哉可不慎哉予得而書之以深戒後
之主者

壽寧院記

侯溥

儒之心迹佛之性相一也道不以心性為體故求道于

心性而不可得然所以冥於道者心性也迹相亦然道
不存乎迹相故求道於迹相而不可見然所以行于道
者迹相也宇之殿之之謂廟層之累之之謂塔指廟與
塔而問人曰此道乎雖至庸俚其答之也必謂之塔廟
而不謂之道試反之曰非道也則盍摧之彼其人必將
鳴指膜拜而不敢作摧之之意推此則塔廟其佛之所
以行道之迹相乎釋氏自永平迄今繇天子公卿士大
夫或信而愛或詆而斥或泥而按或毀滅而欲其忘其

為更閱多矣蓋周唐之二武以君天下之重勢盡力一
除之勢宜不得復興方是之時桑門蒲塞涕目淚鼻相
與咨憤滅於隱伏之中居未幾而塔廟之嚴復興於天
下而厚費生民之力不翅膏油之沃炭雖燹灰死而卒
之逾熾於前也意者禍福緣報必有形驗而生民之震
畏忻慕淪浹肌體所不可得去邪佛以靜為樂故凡塔
廟皆潔精謹嚴屏遠俗紛獨成都大聖慈寺據闕闡之
腹商列賈次茶爐藥榜販脂賣漿倡優雜戲之類坌然

其中以遊觀之多而知一方之樂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生之給也以興葺之多而知太平之久也此固壽寧院荒蕪於昔而盛於今歟何謂之盛院莫大乎繼承而僧患夫寡今有文皇仁廟之灑翰章聖之文章以恩歲祓一人師徒綿綿日營日修是故書有完藏象有宏宇入其門而柱石潔然及其中雷而草木修然其為殊尤絕勝而得之天人者有石盈尺而塔之形影暘焉發乎蒼蒼之表此得之天也有孫知微之筆鬼神恐其暴形

日星恐其運行林木恐其發生濤浪恐其奔鳴瘠者為僧僂者為道趨翔者為衣冠之士此得之人者也其為生者有溫江四夫之田始於張忠定公詠之所畀而成於馬忠惠公知節之所奏此其所為日盛也初淳化寇竊之後院為廢田吏民植碑乎其中以頌上德於是內臣王繼恩領招安而忠定作鎮乃議鬼擇名行僧使筦是碑而得僧希白遂奏求賜今院名白華陽人也姓羅氏其教外通吾儒經善草隸有詩行於時安文惠王元

傑始封益見而器之貽之以詩奏授師名文鑒凡院之所繇盛皆文鑒為之也獨完藏經成於其孫文蘊大師重巽而藏經之堂繼成於重復之手巽復皆言行謹厚人也復今為都僧正而求予記因書其本末云熙寧元年記

靈泉縣瑞應院祈雨記

前人

府之邑曰靈泉而邑之聚曰洛帶者有佛廟其名瑞應廟之所以名此以祥符中樞直任公中正奏之名之所

以得此以開皇中信相菩薩致之信相菩薩名也菩薩
隋蜀郡青城縣黑水溪褚氏女也其傳曰麻衣竹筭善
說法要會歲饑以龍頭小鼎為粥以飼人日飫千萬不
竭不盈人始異之死之日用竺習法火化異香彌山舍
利晶瑩會擯佛其塔亦圯大中中白丞相敏中節度劍
南始命法潤禪師訪其塔之舊石而刻其象自爾迄今
其驗益神凡時之旱暵必禱焉今年春二月雨膏弗時
甲者弗牙苞者弗葩民吁以嗟知府事大資政諫議南

陽公曰久矣吾聞褚菩薩之為靈也盍請禱焉乃命試
主將作簿樊靖款瑞應具香供以菩薩之象歸于府蓋
十有三日辛巳發自洛帶條風隨車自東而西距府十
里密雨遽作通夕霑灑潤可一尺公前期戒屬吏齋謹
越翼日帥屬吏以笙歌鼓逆於門外而設供於大慈佛
廟炬密烟繞香溢方丈且告之曰民旱久矣是以有今
日之請願留七日以祈甘澤是夕又大雨越三日乙酉
通夕大雨非特一尺之潤而已原隰潄發今合以濡草

木焦禿今榮以滋既七日復命靖奉之以歸于瑞應公
送之如始逆焉蓋嘗思之道無所不在而佛無所不是
翠竹黃花同歸妙用故雖塔石之象亦足以為澤於一
方夫誠者在我則應者在彼苟我之不誠而求彼之應
其亦難矣乎今夫石象之應豈菩薩惓惓於其間哉南
陽公之純誠所召耳溥目是靈感輒書其事使人知菩
薩之慈與公之誠為表裏不以不誠而專恃於乞靈云
熙寧七年五月日記

大中祥符禪院記

吳師孟

一真無相窮理則非空萬法有為要終則不實然而證
於無者孰能離相資於有者安得不為諸器世間一切
法爾勅賜大中祥符禪院者唐元和聖壽寺二十院之
一也然自係勅額不隸於寺焉孟昶為蜀檀越主樞密
使王處回字亞賢之所建也偽廣政九年丙午歲實晉
少帝開運三年也亞賢捨私帑買毗盧百合法寶羅漢
七俱眠等五院合而為一其年七月二十四日僞工締

構之初鼎新大壯一椽一甍皆不即舊至十三年庚戌
歲二月迄成土木之盛冠諸羅摩號曰崇真禪院佛殿
法堂僧堂客館齋廳淨厨乃至波演那舍應用什物及
諸磴碓罔不備具自開運以來名人書畫徧滿其間輪
奐瀟灑實大殊勝無慮四百楹有奇僧堂北構二堂二
龕蓄秘典兩藏時有一老人自來應募頗矜其能伐石
為龍磐繞龕下活狀蜿蜒巧製精絕夜輒光怪觀者駭
異而老人不取傭直唯日食魚殮及水中之物功既畢

而不知所詣人皆以為龍所化現自鐫其形云僧童之
籌七十成都縣文學鄉負郭水田七頃華陽縣金城坊
賃院一所皆充常住歲入租斛月歛僦緡以備蒲尼繕
葺之費始亞賢之子曰秘書少監德琦建白知府侍郎
呂公餘慶請靈龕山諡諲禪師住持諲傳小師懿爽爽
傳德嚴為都監寺至道乙未順賊既殲德嚴詣闕陞見
之日太宗嘉獎面賜紫衣號圓明大師仍許復歸住持
本院祥符元年歲次戊申轉運使刑部員外郎施公護

奏賜今額嚴既圓寂院付小師仁璵以管内都僧正主之璵傳崇教傳守則則傳守謙則謙皆八十餘歲矣知府龍圖劉公庠以今都表白賜紫帷古淨行純裕緇白信向特給符牒俾之住持先是崇教舊已磐石欲俾師孟紀叙建院賜額之因久而未克今茲古師又能追繼祖師之志復以識文及書丹見屬師孟自念昔者先大父與圓明有方外之契嘗為親題院額於今手澤存焉重媿一師之勤其敢以淺陋為解熙寧十九年記

嘉祐禪院記

馮京

成都府嘉祐禪院古名毗盧本偽蜀近密王處回所捨宅也兵火之餘有敝屋十數楹在頽墉荒榛間雖邇通衢而門無車馬之迹嘉祐二年端明殿學士宋公守成都始命長老齊海開堂演法十方住持七年詔賜今額初海師之來也召參學門人峩眉紹紀而議曰今吾與爾俱被府命以興梵刹非大法堂不足以倡吾宗非香積食不足以具供施非鉅厦不足以安清衆於是募信

者建法堂僧堂香積厨六年而後成治平二年海師移
席長松山府尹端明殿學士韓命紀師嗣領其衆紀師
營繕日勤一日乃建寶殿以嚴尊像藏經典以備誦持
闢二門以示趣向立文室以延叩請有太廟齋郎游之
才為起藏殿以秘教秉新津張氏壽卒施田七十畝以
助歲供都人王守慶施圃畦八畝以廣院基凡為屋百
五十楹居者得所安學者蒙所益始於都會號大道場
遊方之徒歸者如市遠邇檀信靡然嚮風非紀信智力

安能至是况西蜀士民繁多人心樂善禪林之興莫不
爭赴使繼而主之者皆如師之勤則法會有不興乎使
釋氏子皆如師之心則祖道有不隆乎紀師以余鄉守
是邦屢嘗訪師廢興本末聞見最詳不憚數千里之勞
而以記文見託因直書以貽之云元豐三年記

天寧寺轉輪藏記

吳拭

有居士者家住庵峯信脚間行五湖四海作家相見不
免葛藤且道葛藤還有過否靈山古佛四十九年說偈

說經如瓶注水少林老子面壁無言隻履西歸一籌不
畫方緒饒舌互立門庭殃及兒孫到今未了庵峰箇裏
一味葛藤不是瞿曇不非達麼有人透得許汝同叅若
也無人歸堂打睡有善知識號石靜師聞居士言特伸
一問事無一向古語有之從上老人隨緣出世舉揚提
倡豈得已乎不得已中無非三昧我所住剎賜榜天寧
祝我聖人億萬歲壽凡我佛事種種莊嚴其最莊嚴有
大輪藏是大輪藏誰始圖之曰純白師實主募事守真

惟選暨彼宗化為白出力鳩構滋辦迨範與勤閱三住
持藏則成就如地中湧鐫刻藻絢匪金則碧海神回旋
天人挾持黃卷赤軸函帙麗好吹大法螺擊大法鼓唄
音琅琅作薄伽梵于時巨輪其運如風蜀清信衆若雅
若文或合其爪亦或胡跪歡喜踴躍歎甚希有我風住
刹有是勝緣居士云何不宣此義雖則語靜其諦聽之
我於過去無數劫中有一比丘問轉法輪我於爾時畫
一圖相我且置之隨喜結緣為藏作記願此輪藏常轉

不停如天健行日月久照佛秘密語亦復如是以如是故護大饒益上讚君父願我君父與天齊休如日之升如月之常如西方佛其壽無量靜從坐起曰未曾有公作是言契我佛指崇寧乙酉斯歲圓滿政和辛卯乃克論次時節因緣不可思議請錄斯語歸而克之政和元年記

利州縣谷縣羊摸谷仙洞記

文同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諲恭甫為余言近

事按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有神仙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西下過小峽有山崑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闢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曳杖垂長髯襟帶隨風翻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青衣從行有物若鷄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人有執扇與繖者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

下盡室歛獲於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創
穢甚湍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未始見
弛擔走僧遽就器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其事置
水田上其家人無長少咸來飲盡之婦以故獨不露口
晚又俾婦致饌既至其所得飲僧餘水者盡飛入此洞
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詔諄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口
呼婦者婦仰應不得去懊恨至死自後堯童牧叟常憤見不以
為異近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山間花木

盛發時出尤屢寇乃取畫圖示余余曰嚮嘗讀封禪記見
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綿谷縣羊摸谷內山
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往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裾
皆有異光至日暮方沒蓋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別本以
歸壬子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君瑄自南榮訪
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官洋州時常與太常博
士陸丕考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日與丕詣洞下同
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峭壑巒嶺谿谷磴道曲折

出沒一一盡如此俞侯之彥在座遂卷圖去命工摹之
且俾余次其事列之圖上余為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朱真人石洞記

鄒敦仁

靈池之東山巖巒疊循左右而趨者參差若鸞鳳翔翅
又其中嶄高勢若龍驤自分竦而下不知其幾千百仞
也若驟若馳迤邐赴深澗曰朱真人洞者正枕此山足
境物清曠賈出塵世惜乎舊洞隨圯或堙塞為過路于
今四朞矣未有究其所以然者寶鼎蒲叔豹來宰是邑

興滯補廢百事修舉因暇日按碑記訪尋遺址而心默
識焉於是鳩工開治惟二月既望經始越十有五日告
成觀其依巖鑿洞洞深而邃梵石引泉泉冽而甘接洞
為亭夾以明窓架石為橋次以橫磴脩竹環列嵐光掩
映風籟披拂與澗溜相應如聽琴筑蓋所謂蓬壺方丈
之景者一朝而復矣敦仁時權邑尉每樂真遊超覽物
外輒滌慮而獻言曰夫道無古今物有成壞方數與道
交興則是洞之託於數者昔壞而今成豈無所待而然

邪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嗚呼盡之矣宣和元年三月日記

溫江龍興寺無盡園通會記

胡叔豹

湔江之東有大寶刹高踞一隅榜曰龍興樓觀巍然下瞰井邑縑黃雲屯仰給一縣四衆欣然無不喜捨各捐所愛以植福田紹興十年有一長者念此精舍金碧剝落欲大莊嚴結清淨因乃率正信踰二百人每歲一設園通大供欲操其贏畢此願力有曰祖元是大導師禪

指讚歎善哉此方植聚德本我與有緣則以如幻脩三
摩提焦心勞形不遑食寢無一刹那示怠惰相見者皈
依所化如嚮寶殿雲堂以次而就又念衆寮卑陋狹隘
中不虛爽非修行地復丐隣田增基築室前為舫齋旁
舩經閣未淹歲月土木崇成高明靚深可快心目人天
和會相與縱觀踴躍歡喜歎未曾有於是長者復作是
念宮室既備饘粥未充方來衲子何以取給載盟善友
益侈前號曰園通無盡道場復以其餘歲市稻田增舊

所有而為常住俾諸佛子飽滿屬饜身心安穩增長菩提惟此勝利廣大無邊一切布施功德難比時有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世尊滅度時勅我大菩薩不令般湟槃誓度無量苦
惟諸菩薩中間思修大士願力最深重夙緣在震旦
以是因緣故應現來此方不辭入塵勞撈攬生齒聚
或梯山航海來傳佛心印或携尺刀佛引導於羣迷
或為普照王覺悟諸有情或為通悟師攝化河沙衆

或居補陀巖或嫁金沙灘應身無不在詎止三千二
波濤無邊方為世作津梁育冥生死夜為世作大炬
疾苦極號呼為世作醫王火宅長熾然為世作甘露
我觀五濁海皆造無盡業而我大士心悲憫亦無盡
衆生一聞名度無量苦惱况作大勝會其福無等比
而此世間福有為即有盡名為殊勝相究竟非真實
我今說其實佛子善諦聽堂堂大丈夫各具大人相
願以信佛心信我無量佛眼耳鼻舌身一一諸毛孔

放無量光明照破大千界與諸佛菩薩等無有差別
儻於此會中一稱觀世音彈指頭面禮豁然即超證
佛境便見前剎剎與塵塵無不逢大士大士初不聖
而我亦不凡乃知大士我非一亦非二佛子善信受
當作如是觀而無能觀者是真圓通會

金繩院五百羅漢記

姜如晦

院在唐名東禪在偽蜀名龍華國朝鳳州太守王蒙正
斥而大之梁柱宏壯為諸方冠其建置如禪規外又為

大殿三相屬於東偏大中祥符元年始賜名金繩建炎
軍興陞成都府路安撫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別置官屬
三殿繪事雖富而像設缺焉有司便其空闊即用為官
屬廨舍院綱坐是頽委幾五十年乾道庚寅上命敷文
閣待制廣漢張公震知成都罷制置司官屬一日公顧
瞻棟宇雄壯偉麗長太息曰制置司興廢無常安知後
日之不復若乘其間嚴像設以補異時缺典杜後日館
廨之害不亦善乎於是命僧子文領院事諭意指文以

五百大羅漢請閱四歲像設才二百於其中殿作彌勒像未施金碧而文歸寂今住持懃心公繼之懃以乙未春正月不假方便諸聖推出來住此刹始至有立魔論鼓惑衆者謂懃決不嗣文志懃刻苦經畫錙銖積累儉薄受用之須散文所散用文所使終文所事一毫不易魔論將息未幾何施者雲委不謀而同乃闢前殿以為洞戶貫三為一成大寶巖應真妙相周回間錯無量變現龍宮海藏之會儼然未散歲在戊戌大功德藏相將

落大師內翰胡公從佛地位現官寮身具大正見觀察
無量壽佛事從三昧起而作是言當來彌勒號稱次補
一十二相則已莊嚴云何釋迦大寶覺王世出世為人
天師能轉聲聞入佛知見而於此寶剎座從虛譬如公
朝千官百辟袞冕巍峩森列殿庭至尊不臨孰為宗主
乃即後殿施紫金檀作釋迦像與彌勒像凡諸佛像有
不具者俱為足之前佛後佛共轉輪與諸羊車作大教
主諸修行事諸化導法周遍寶坊靡不畢具雖我世尊

法華會上眉間白毫所照世界所現瑞相所作佛事何以過此靡金錢一萬萬而住持足跡未嘗一出戶庭自非具本來福德藏修本來福德性其應於事相者安能如是危危堂堂也哉院枕繁闌酒坑娼窟盜山殺海勢席詐怛財鳩氣蟒惡習盤結周迴四隅境風業火一刹那際摧菩提樹焚般若種鐵圍深固阿鼻暗黑無量苦事種種見成如蟻旋空以苦為樂晝夜觀歷而不覺知是則名為可憐憫者今於其中即事示相因相起信轉

大苦海成大善林化愚癡人發智慧心化暴急人發忍
辱心化懶墮人發精進心化傲慢人發恭敬心化散亂
人發禪定心化淫穢人發清淨心化貪盜人發滿足心
化慳吝人發檀施心化嗔恚人發歡喜心化殺害人發
慈善心化妄誕人發真實心種種心生種種心滅一彈
指頃捨惡趨善其為饒益無有限量無有窮盡諸來觀
者彈指讚嘆得未曾有爾時有一居士自凡夫境諦觀
凡夫作諸妄業受諸妄報王侯螻蟻共一苦聚心生悲

惱未有咨決又聞如是大都會中有大業坑復有如是
大功德海懽喜踴躍稽首作禮住持又問之曰昔須菩
提常白世尊阿羅漢道從無諍修無諍三昧人中第一
又自世尊我從空生證解空果成無上道即是義觀無
諍及空是阿羅漢滅妄證真二大法門我觀世間種種
黑業皆從諍起諍心一萌河沙國土微塵衆生各立見
界自為同異於普佛境失普物性又觀世間諸不空者
皆依麗濁事相而立認賊為子返為賊謀自劫家寶客

境窮露無可誰何今子於此有諍界中開示無諍正修行路不空界中開示真空本寂滅體雖則對病設藥猶墮有為但此界中諸有生者染病方深云何勿藥假一切有詣一切無畢竟無中藥病兩亡事理俱泯惟病與藥總成昨夢露地白牛卓然獨立子之所志其在茲乎住持顰蹙而言嗟乎哉是何子之多事也老僧昔者南游諸方至於何山見一威猛大師子王寓名曰辯於千載後無見見中親見臨際我於此老承事供養經歷年

歲寂無所知忽從戶外賣菜聲中聞師子吼我於爾時
性命俱斷悟本來空無得而得今於此剎作粥飯頭饑
來即食飽來即睡十二時中一切平常如子所說我總
不知但以前日創始既有其緒成功不毀姑為終之諸
世界中及世界法總是大阿羅漢普通道場無用強生
分別作善惡想立取捨見何山所得如是居士曰咄龍
生龍子鳳生鳳雛四海老嫗名不虛得筆集緒言因以
為記

新繁縣真人祠堂記

劉光祖

古之僊者或詭服變名姓佯狂市井間人莫測其為或
啖食草木土炭諸臭惡物逢人不擇貴賤肆口罵毀至
瓦石擊走之或事化丹砂水銀諸不死之藥往來海上
遇其徒授之秘方期不泄於人世所傳多此類也或云
有陰功者亦得白日僊去是皆不可疑其有無而余常
常喜道朱真人事讀茅茨賦悵然知其為隱者也其言
有曰壁剝落而通風簷摧頽而瀉日又曰削野藜而作

杖卷竹葉而為巾余雖不能然也而意殊欣然慕之至其終篇有曰口無二價日惟一餐於是置卷而歎曰僊者無他惟修心養生二事而已矣惟其純一不變人窄能之使人能終身不二價則赤子之性常全終日不再食則冲虛之氣常集其於僊也何有修心以保真養生以鍊神其為道也簡易其為功也悠久余嘗攷唐隱逸傳然後知真人之事非有荒忽詭異之迹而皆可究也裂冠毀服竄匿林莽間彼竇軌者方以多殺戮為治固

高人之所鄙而不顧也。雖高士廉粗知安靜之理，亦烏能識夫人不言之妙哉？織芒屨置道上，人曰居士屨也，以米茗易之，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所為如此而傳不言其所終至，其迹顯晦不常然，而人所共傳者，每每於夢中以藥石愈人疾。本朝崇寧間，賜號妙通真人。比歲蜀人信事之益多，邑有其祠，家有其像。今新繁縣隆道觀新作祠堂者，鄉貢進士李涇、王焯率其邦人為之也。余與李氏兄弟交重其能以文學相繼取科第，涇之兄

湏必欲得余文記立祠本末余魯鈍性不喜外驚竊於
真人之道有感焉故樂為李氏兄弟書之若夫祠堂之
歲月有不以廢興為存亡者不必記也淳熙八年六月
日記

報恩寺佛牙樓記

馬永卿

世之議者以為天地融結之氣各有所在故水聚於東
南而山聚於西北吾江湖人也老游宦於蜀蓋嘗親見
之矣自蠶叢魚鳧未有書契之前不知其幾千萬歲而

全蜀之水晝夜滔滔汨汨東注未嘗暫止未嘗告竭然則水之多寡東西南北果安在也吾意水在天地間猶血氣之在人身上下往來無有窮極但造化密移人不見耳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豈世之文字人耳目所能究哉夔當全蜀衆水所匯鎮以灩澦扼以瞿唐山川秀發真天下壯觀也必得古佛真身舍利以鎮服之普為衆生作大饒益此佛牙樓所以作也或曰舍利在在處處往往有之何也答曰教言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其

數如號伽河沙遍十方刹然獨於此土衆生經無量却有
大因緣攝取不捨誓願深重慈悲濃厚方佛將滅度
時於人天會前遺勅真身舍利多留於人間蓋佛之意
以謂人不能至天上以修崇而天可至人間以供養此
佛之善巧也而我夔州之區獨為之冠焉然此舍利非
得福地則不可安奉非遇信士即不能建立今夔子之
國可謂福地矣而又遇信士為內外護此其所以能成
就如是功德莊嚴歟報恩光孝禪寺者夔之古刹也晉

號鐵佛唐稱金輪比年以來嘗廢革布金之地荒蕪不治而常住舊有佛牙一枚方寺廢時為老比丘極力收藏如護眼睛得不遺失及寺之復也降禪師初至將有為而未能也今璘禪師繼之每念佛牙久此湮沒欲建一樓以崇奉之徧謁檀越未有如給孤獨者豈象教之興真有所待歟紹興十五年冬漕使苻公行中出建外臺一日公至寺循行瞻視間若有神物警發其意者而又聞璘公建樓之言詳其本末公欣然促之即捐俸錢

十萬以為之倡人皆響應各獻所有爭助勝緣以故未幾一寺鼎新巨樓居中雄視傑立堂庫廊廡環而翼之觀者皆曰未曾有也一日方丈老人與二客登樓一客曰是蓋如來無量阿僧祇劫之所修證也故有三十二大人相為第八相其數六六絜白平正色如珂貝歷大人聚自然堅剛非金非玉非輕非重是真天人福田而世之談佛者好為大言至盡畧去福之因地名相吾見必極力掙之一客曰是何言之陋也空而已矣吾觀世

間有為功德皆是幻化虛偽不實故學佛者當先庸行
勦絕屏當之然後宴坐觀我此身猶如死屍猶如蟲聚
猶如行廝污穢不淨見事是已即急捨離心中出火自
焚其身然後可見無上菩提今學者不知出此以思惟
心生挾劣相吾見必唾罵辱之方丈老人曰二客之言
皆非也如前客之言則佛法不離於文字如後客之言
即佛法將歸於隕滅且一身不成二佛一佛必具三身
今客之所見為佛法身乎佛化身乎佛報身乎又客今

在此為過去乎為未來乎為見在乎客若知三時即是
三身則諸佛現前矣客又不聞淨名居士之言乎如我
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斷今復不住若能如是始可以
觀佛牙矣客應曰唯唯爾時老師復說偈言

壯哉縹緲之飛樓

巋然下鎮三峽流

中有舍利萬億秋

玉奩金鑰那能收

靈光濬發騰空浮

阿迦賦吒靡不周

魔王積惡招愆尤

正如躔度遇羅猴

宮殿煤黑天魔愁

諸天眷屬時嬉游

會遇佛光喜不休

相與聚集到無憂

共議是事同推求

四禪梵王列幢旒

阿叔迦寶結網儔

勝鬘纓絡交相繆

作天妓樂風颼颼

緊那樓王最稱優

簫鼓歌咽雜箜篌

舍芝夫人妙音喉

千二百種聲清修

阿素洛王神之酋

降伏彊梗解怨仇

俯伏互跪貌和柔

魚鰓鳥喙狀彌猴

殊形詭制森戈矛

亦來侍衛列群騶

供養既已衆不留

但餘兩幸香旦稠

吾聞佛事因人修

隱顯相遠殊不侔

維摩居士佛匹儔

應緣示現為公侯

二見金輪火比丘

受佛記荊為合謀

江山針芥偶相投

成沈勝事何優游

惟佛恩大不可酬

何其來此古信州

願垂鴻福常庇庥

如象如馬峽山頭

無礙行客往來舟

俗士狹劣言可羞

止欲福此西南陬

粟散諸國紛蚍蜉

不知更有四大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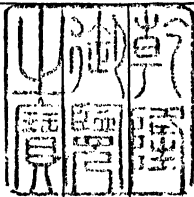
我眉山普光殿記

明懷園

普光殿在我眉山之絕頂我眉乃普賢大士視現之所也我眉之勝聞天下其山周匝千里八十四盤於青雲之端有石龕百餘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又有雷洞坪飛來鐘王泉石金剛臺之境峯巒倚天彩錯如畫與岷

山相對實吾封內之巨錯也山之上天霽則圓光大現
山之下雲開則聖燈夜明誠為佛之境界成化二年舊
殿厄於回祿寺之住持了鑑以事聞於國因憫古佛道
場不可廢毀捐貲命工重為修建越三年己丑而工畢
峻傑弘麗於舊為加殿中以銅鑄天地水府天君侍者
雷電山王之神像以為百千萬年之香火也夫天地之
理生生不息成毀也代謝也理勢相因而然也後人不
繼前人之為而為之則其跡化為草莽之區也成而毀

毀而成亦生生不息之意也斯殿一新因前人之為而為之也四方覩佛者登斯山上斯殿當知普賢願王應變無窮而利澤無盡也殿之規制茲不一一焉是為記



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八